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 
第四十三回 蘇蕙芳慧心瞞寡婦 徐子雲重價贖琴言

話說琴言是晚聽姬亮軒、烏大傻說了多少瞎話，更加煩悶，幸他們就出去了。候到二更，不見寶珠、素蘭過來，只得睡了一夜無眠，到了次早，即叫小使去請他二人來。

是日，素蘭清早已為王文輝叫去。少頃，寶珠過來。寶珠道：「昨日失候，我到三更才回的，他們也忘了，沒有對我講。方才你們五兒說起來，方知道。兩三天總不見你，為什麼不出來散散悶？今日度香約賞杏花，咱們可同去了。」琴言道：「可以。我這兩日偶然感冒，覺得疲倦，今日也想出去散散。且假期已滿，也要打算進城了。」寶珠道：「再歇兩天進去也不要緊，進去了，咱們又會少離多了。」琴言道：「近來倒有件難事，我竟沒有主意，故請你與香晚來商量，怎麼代我想個法兒才好。」寶珠道：「什麼難事，你且說來。但你想不到的，只怕我也想不到。」琴言道：「昨日，我那師娘問我進華府時，華公子對你師父是怎樣講的，可曾得過他家的錢。又說家中一年的澆裹，須得兩千四百吊錢，要我給他二百吊錢一月，說定了方叫我進城。我想去年原為奚□一的事送我進去，我進去了也沒有見著師父，不知其中是怎樣的。今師娘忽然問我要二百吊錢一月，叫我怎麼打算得出來？又要我去對華公子講，又說師父死了，我就變了心，又說華府也沒有花過三千五百兩。如今要我去對公子講，要他出三千銀子與我出師，出了師，才不要我的養膳。不然，這一輩子就要定在我身上過活。我想如今又不去應酬，靠著府裡節下賞一點東西，如何一月積得上二百吊錢？你是明白人，這話可以對公子講得麼，不是件難事？師娘又不曉得其中的難處，一味的問我要錢。你替我想一想，有什麼法子，我是一無主意。」寶珠聽了，亦以為難，躊躇了一回，說道：「一年要二千四百吊，三年也就三千兩了。這養膳二字，是沒有盡期的。華公子性情不常，未必靠得定。若要他出師，或者看他高興倒能，但也須有個人去與他說。還有一層，他既與你出了師，你這人就算他的人，以後就由不得你，只怕就要在他的府裡終局。這是要你立定主意的。」琴言道：「這些事我也想過，但此時雖沒有與我出師，我也不能自主。」寶珠道：「若有人與你出了師，你以後怎樣，還是在外呢，還是願進華府去呢？」琴言道：「此時我也不能定，且出了師，再打算出府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人家只有一出，你今有兩出，不要將來犯了七出。」琴言也笑了。

只見素蘭走來，琴言、寶珠讓坐了。琴言道：「你早上那裡去？」素蘭道：「今早王大人叫我去，我當是什麼緊要事，原來很不緊的一句話。我與劍潭、庸庵談了一會，方才到家。」

知道你請我，不知有何差委？」寶珠將方才的話與素蘭講了，素蘭拍手笑道：「果然，果然不出我們所料！我真佩服他。據我說是出師的妙，你且應承他出師。」琴言道：「好容易的話，你倒輕輕的一口斷定了。這三千頭打那裡來，我豈能去對華公子講的？」素蘭道：「定要三千？二千呢？可以不可以？」寶珠道：「這事有點邊兒了。請你來商量，你第一句答應出師，第二句就劈斷銀價，這是胸有成竹的話，豈不是可成麼？」琴言道：「也要個旁人去說，三千、二千，我也不能對他講的。」寶珠問素蘭道：「就算只要二千，你有何高見？倒要請教請教。」素蘭道：「這件事我與一個人□天前已想到，而且商量了一回，但是未必然之事，所以沒有對人講起。」寶珠道：「你說佩服的是誰？」素蘭道：「那一天我與媚香閒談，偶然講起玉儂來，媚香說他師娘...」素蘭說到此，便從窗外望了一望，說道：「此處說話，那邊聽不真麼？」琴言道：「聽不見的。」素蘭道：「媚香說他師娘與他師父一樣利害，只怕這一輩子要靠玉儂身上。玉儂雖不唱戲，究竟沒有出師。若論玉儂的錢，也就不少，看來此時未必有存餘。若四五千吊錢可以出得師，我們代他張羅張羅，或是幾個相好中湊湊，也可湊得一半。就說的是你、王氏弟兄、瘦香、佩仙等，想沒有不肯的。」

若能湊出一半，那一半就容易了。」寶珠道：「出師之後怎樣呢？」素蘭道：「那倒沒有商量到這一層。只要出了師，這身子就是自己的了。那自然由得你。」寶珠道：「若在華府中，也與不出師一樣，由不得他。」素蘭道：「華公子也沒有買他，他師父當日又沒有寫賣字給華府，怎麼由不得他，難道在那裡一世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此處說話，到底不方便，我們何不同去找媚香商議。一同到度香處，看看杏花，連碧桃也開了許多。不知今年節氣這麼早，我記得碧桃往年是三月中開的。度香今日也不請客，我們幾個人去談談未嘗不可。」琴言也甚樂從，換了一身衣服，一面叫套了車。素蘭、寶珠都是走來的，二人便吩咐跟班回去套車，並吩咐所帶的衣服，都到蘇家佩香堂來。

二人即同坐了琴言的車，到蕙芳寓處。

卻值蕙芳在寓，三人進內，只見蕙芳在書桌上看著幾本冊頁，見他們進來，笑面相迎，說道：「今日可謂不速之客三人來。」三人笑了一笑，且不坐下，就看那冊頁。寶珠先搶了那本畫的，那兩人也湊著同看，有山水，也有花卉，卻畫得甚好，原來蕙芳新求屈道翁畫的。看到末後一頁，是一個美人倚闌惆悵的光景，闌外落花滿地，雙燕飛來，像是：「落花人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」的詩意。琴言觸動了當年那個燈謎，忽忽如有所感，看題著一首絕句，琴言默念是：

春色關心燕燕飛，杏花細雨不沾衣。

倚闌獨自增惆悵，芳草天涯人未歸。

又將那一本字也看了。蕙芳讓三人坐下，問道：「你們還是不約而同，還是約了同來的。」寶珠道：「約齊來的，我們同到度香處看杏花罷。」蕙芳道：「今日又有局嗎？」寶珠道：「局是沒有，也算個不速之客何妨？」蕙芳點首笑應。素蘭、寶珠的衣服與車都來了，二人即換了衣服。蕙芳進內也換了，又問道：「你們同來竟一無所事，單為看花麼？」素蘭道：「事有一件，到怡園再講罷。」蕙芳道：「何不先講講，此刻還早，到度香處尚可略遲。」素蘭就將琴言的師娘要他出師的話，略說了幾句。蕙芳道：「何如？我前日對你講，你還說這也未必然之事，誰知竟叫我說著了。但要辦這事，其實也不很難，就怕娘兒們的說話不作準，一會兒又不願了。或是說定了數目，又要增添起來。且誰去與他講呢？」素蘭道：「那倒不要緊，就是我們也可以去講的。」蕙芳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到怡園再商量罷。」於是一同上車，徑往怡園來。

進了園，看不盡絳桃碧柳，綠水青山。過了一座紅橋，繞了□重綺戶，才到東風昨夜樓邊。只聽得樓上清歌檀板，有人在那裡唱曲。四人便住了腳步，聽像度香的聲音，唱著一枝《懶畫眉》，四人細聽是：

漫說瑤臺月下幸相逢，又住了群玉山頭第一峰。耐宵宵參橫月落冷惺鬆，又朝朝銅瓶紙帳春寒重，且請試消息生香一線中。

眾人聽不出什麼曲本上的，覺得笛韻淒清，甚為動聽。聽得子雲笑道：「到底不好，還是你來，我來吹笛。」又像次賢唱道：

則這勾闌星月夜朦朧，聽盡了曲唱江城一笛風。相和那簾鉤敲戛玉丁冬，引入離愁離恨的梅花夢，作到月落參橫蕭寺鐘。

四人正在好聽，忽然止了，聽得次賢說道：「其實唱起來，音節倒好。」又聽得子雲說道：「何不將工尺全譜了，教他們唱起來。」四人知道不唱了，齊走進去。書童匆忙上樓通報。

寶珠等走上扶梯，進得樓來，次賢、子雲笑面相迎，見了琴言、蕙芳等更加歡喜，說道：「今日倒料不著你們來。」寶珠道：「都是我請來的。」又對次賢道：「瘦香身子不快，不來了。」

琴言於此樓還是初次上來，見這樓彎彎曲曲，層層迭迭，有好幾□間，圍滿了杏花。有三層的，有兩層，五花八門，暗通曲達，真成了迷樓款式。又望見前面的桃花塢，隔了一座小山。

一條清溪，那桃花已是盛開，碧桃還只半含半吐，連著那邊杏花，就如雲蒸霞蔚一般。看樓中懸著一額是「東風昨夜樓」，有一副長聯，看是：

一夜雨廉纖，正燕子飛來，簾捲東風，北宋南唐評樂府：

三分春旖旎，問杏花開未，窗間青瑣，紅牙白□選詞場。

次賢、子雲看他四人今日打扮分外好看，豔的豔，雅的雅，倒像有心比賽的一般。此刻都還穿著小毛外褂，琴言是玄狐耳絨，寶珠是玄狐抓仁，蕙芳是雲狐抓仁，素蘭是骨牌塊雲狐抓尖。四人相對，就是珊瑚玉樹交枝，瑤草琪花弄色，覺得樓外千枝紅杏，比不上樓中四個玉人。次賢、子雲雖時常相對，此刻亦還顧盼頻頻。子雲道：「今日無肴，只有小飲，你們餓了，就吃起來罷。」蕙芳道：「我真有些餓了。」子雲吩咐先拿幾樣點心來，隨後就擺了幾樣肴饌，大家小酌。寶珠道：「方才聽你們唱的是什麼曲本？音節倒像很熟，而曲文卻沒有見過。」

次賢道：「這是我當年一個好友，制了一部《梅花夢》的曲本，有二□齣戲。前日從書箱內找出來，將《九宮譜》照著他的牌了填了工尺，倒也唱得合拍。卻只填了這一齣《入夢》，其餘不知唱得唱不得。明日與你們班裡教師商量，可以譜他出來。」蕙芳道：「那倒可惜了。我聽這曲文甚好，還是你自己按譜罷，若與我們教師，他便亂塗亂改，要順他的口，去的去，添的添，改到不通而後止。若能移宮換羽，兩下酌改就好了，除非要請教那位屈先生。」次賢道：「他偏這音律上不甚講究。彈琴之外，一無所好。你與他講，他又說三代之後樂已亡，故將《樂記》並入《禮記》。」四旦皆笑。子雲道：「我今日得了些江瑤柱，但是乾的，作起湯來，雖不及新鮮的，比那尋常海味還好些。」琴言道：「我聞新鮮荔枝與江瑤柱別有滋味，不同凡品。若那乾荔枝，也就沒甚可愛，還比不上桂圓。那乾江瑤不知是怎樣的？」蕙芳忽然大有感慨，呆呆不語，俯首若思。子雲頗覺詫異，見他是個儻諧諳慣的，何以忽然如此。次賢問道：「媚香有什麼心事麼？」蕙芳道：「沒有。」子雲道：「方才很高興的，此刻為何不樂呢？」寶珠等也看出蕙芳有些不快。蕙芳不語，停一會說道：「花能開幾日？」次賢接道：「七□年。」蕙芳道：「何以能七□年？」次賢道：「人生在世，以七□年算，活一年開一年。」蕙芳道：「今年的花，不是去年的花。」子雲道：「有去年花，就有今年花。」蕙芳又道：「今年的花，留得到明年麼？」子雲道：「看留的人怎樣？」素蘭道：「你們忽然學起參禪來。」琴道：「據我看，是開花不如不開好。」寶珠道：「何故？我說花謝不如不謝好。」蕙芳道：「不謝也是不謝的花。你聽玉儂說，荔枝鮮的時候何等佳妙，及乾了，便覺酸得可厭。何以形貌變而氣味也會變呢？大約人過了幾年，也就是清而變濁，細而變粗，甘而變酸了。」寶珠接道：「就是酸些，也是妙品，總比俗味強多了。」說得三旦齊聲歎息。次賢、子雲頗覺得意。蕙芳又道：「我們要看靜宜到七□歲時，還是這樣不是？」次賢笑道：「春華秋實，各有其時。就是荔枝鮮的時候，配得上楊玉妃。如今乾了，也還配得上屈道翁，總還是在棗栗之上。」說得大家笑了。

子雲道：「這一比雖切，然究竟委屈了道翁。他卻不酸，還比為乾江瑤罷。」次賢道：「那更委屈了。你是浙人，自然誇贊江瑤。若說那乾江瑤，真像那從良老妓，回憶當年，姿態全無，餘腥尚在。」寶珠問次賢道：「食品之內，究以何物為第一？」次賢道：「我口不同於人口，不敢定。以我所好，以魚為第一。」琴言、蕙芳皆道：「說得是。」次賢道：「食品中也分作幾樣。如人品不同，有仙品，有神品，有逸品，有妙品，有宜烹龍煮鳳，有宜吸月餐露，使其相反，兩不為佳。故往往我說這樣好，他說這樣不好。《孟子》曰：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。」

大概是論易牙所調的味，皆合人之口味。若今日的廚子，也就單合他自己的口味了。」子雲道：「正是。譬如去年那個熊掌，真真糟蹋了。怪不得晉靈公要殺宰夫，想是他也剩這一個，若還有幾對留著，也不至恨到如此。」說得合席皆笑。

寶珠對琴言道：「上一回對戲目的對，你出四個字的，以後我也想著一副。」琴言道：「是什麼？」寶珠道：「《遊湖借傘》，《搜山打車》。」琴言道：「真好，工穩之極。」蕙芳道：「就是《別母亂箭》，可以對《訓子單刀》。」素蘭道：「這麼對，還有《鬧朝撲犬》，也可對得《打店偷雞》。」子雲笑道：「到底他們記得熟，可以不假思索。」次賢道：

「自然，我們雖也記得幾個，究竟是半生半熟的。」子雲道：「我有一個擺骰子的頑意兒，試試你們的心思。」叫取三顆骰子來，蕙芳道：「又是那個飛曲文的麼？」子雲道：「不是，這容易多著呢。將三顆骰子擺成一句詩色樣，隨你算。譬如四可以算人，也可以算花，也可以算水，也可以算風。像什麼就算他什麼，這不很容易麼？我與靜宜喝酒，你們擺來。」寶珠便接了過去，道：「待我擺擺看，不知擺得出來，擺不出來。」便擺了一個麼，一個四，一個五，口中念道：「日邊紅杏倚雲栽。」次賢、子雲都贊道：「擺得好。這五算雲，更覺典雅，我們賀一杯。」素蘭將骰子抓過去道：「我也擺一個。」擺了三個紅，念道：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。」子雲也贊了好，這三個紅都得個鬧字意，即對次賢道：「我們也賀一杯。」蕙芳道：「枝頭兩字，似欠著落。」即擺了一個四，兩個五，念道：

「一色杏花紅□里。」子雲道：「這個更擺得好。狀元歸去馬如飛，此是湘帆的預兆，我們公賀，就是媚香也應賀一杯。」蕙芳聽子雲說得好，也覺喜笑顏開的飲了一杯。琴言取過骰子，擺了一個四、兩個三，說道：「你們都說杏花，我卻說句桃花。」念道：「桃花流水杳然去。」子雲道：「很好，原沒有限定杏花，各樣皆可說得的。」與次賢各飲了一杯。寶珠擺了兩個三，一個麼，念道：「雙宿雙飛過一生。」子雲與次賢贊了，飲畢。蕙芳搶過來，接著擺了兩個六，斜擺了一個四。素蘭笑道：「你們看他這麼忙，搶了我的去，又擺出這個色樣，定有個好句出來。」蕙芳便念道：「珍珠簾外向人斜。」大家一齊贊道：「好個珍珠簾外向人斜，擺得真像，合席各飲一杯。」素蘭擺了兩個六，一個四，念道：「□二樓中花正繁。」次賢、子雲也飲一杯。琴言擺了兩個麼，一個三，念道：「一一歸巢卻羨鴉。」次賢把琴言瞅了一眼，心中暗付道：「今日玉儂出語甚是頹唐，為何他偏說這些句子？」後來大家亂擺了一陣，有說得像的，也有說得不像的。大約今日擺的，要推蕙芳第一了。

吃過了飯，又下樓逛了一會，過了小山，過了石樑，便是留春塢。就在留春塢內煮茗清談。寶珠對子雲將琴言的師娘要他出師，及蕙芳、素蘭的主意說了一遍。子雲道：「若果如此，倒也很好。」便問蕙芳道：「你們有這力量作此義舉麼？」蕙芳道：「若說力量，原也勉強，但集腋成裘，也還容易。我與瑤卿、香畹三人可以湊得六百元，王氏弟兄、佩仙、庚香可以湊得四百金。」次賢道：「我來一分，出二百金，前舟可出三百金，庸庵、竹君二人可出三百金。庚香、湘帆、劍潭不必派他，湊起來已得一千八百了。若要三千，還少一千二百兩，不消說是度香包圓了。」子雲道：「難道華星北倒乾乾淨淨，一文不花，這麼便宜。」蕙芳道：「據我說，不必要他出錢。如今與他講，就是一總要他拿出來，他也肯，但是玉儂只好在他家一輩子了。」子雲點頭道：「說得是。我想你們都不甚寬餘，一時仗義擠了出來，恐後來自己受困。如今通不用費心，在我一人身上，只要你們去講。講妥了，銀子現成，叫他們來領就是了。但以速成為妙，一來玉儂假期已滿，也不宜常在外邊，適或進去了，再找他出來也費事。明日你們就去，盡其所欲，自無不妥的。」三旦皆應了幾個「是」。琴言見子雲如此仗義，感激不盡，不覺流下淚來，便跪下拜謝。子雲連忙攙起，見琴言如此光景，頗覺惻然，說道：「玉儂何必傷感，我看你終非風塵中人。不過一舉手之勞，何足稱謝！」三旦見琴言的淒惻是生於感激，子雲之慷慨是生於憐愛，都也根觸起來，淚珠欲墮。子雲問道：「這話誰去講呢？須得個老成會說話的。若你們去，恐不中用。」蕙芳道：「此事少不得葉茂林，玉儂是他回來的，又是他教的戲，他也老成，會說話。」琴言連連點頭道：

「必得他去才妥。」子雲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們早些回去罷。今晚就請葉茂林去，講妥了，我明日聽信，碰玉儂的運氣何如。

我宅裡還有點事；不能陪你們，要過那邊去。」子雲帶了家人先出園去了，回到住宅。

這邊四旦個個喜歡，辭了次賢，也同去找了葉茂林，告知此事。茂林一口應承，又對蕙芳道：「停一會兒，你與我同去。我年紀老了，笨嘴笨舌的，恐說不圓轉，你在旁幫個腔兒。那位慶奶奶嘴裡，好像畫眉嘴的一般，我有幾分怯他。」蕙芳道：

「人說他倒是個直性人，順了他的毛，倒也易的很的。」琴言、寶珠、素蘭先回去了。

蕙芳與茂林練了一番話，約定晚飯後同去，蕙芳也便回來。

卻值田春航來看蕙芳，蕙芳即與他吃了飯，談了一會，春航去了。茂林已在外面候了多時。定更後了，茂林提了燈籠，照著蕙芳，到了長慶家。也不找琴言，找了伍麻子，請了長慶媳婦出來。蕙芳見他紮了白包頭，穿了孝衫，下面倒是條長綠綢褲子，白布弓鞋，黃瘦臉兒，長挑身材，三□來歲年紀，像個嘴尖舌利的人。見了蕙芳卻不認識，問茂林道：「這位是誰？」茂林道：「這是

班裡的蘇大相公。」蕙芳上前見了禮，叫了孀娘。長慶媳婦還了禮，請他坐下，問葉茂林道：「你們二位，什麼風吹進這冷門子來？」茂林笑嘻嘻的說道：「竭誠來與嫂子請安的。為我曹大爺沒了，嫂子究竟是個不出閨門的婦道家。」

適或外面有什麼使喚我處，可以叫伍老麻來說聲，我是閒著，盡可效勞。」長慶媳婦道：「阿啣啣，言重言重！多謝你看顧我們的好心。我想我們當家的在日，那間屋子裡，一天至少也有□幾個人，圍著那盞燈，一個起來，一個躺下，倒像吏部裡選缺一樣，挨著次序來。到他死了，不要說是人，連狗也沒有一個上門。那兩個孩子也不好，麻子又癡頭癡腦的不在行。我想這個門戶也支不起，心上想另作別計。我娘家在揚州，娘今年才五□歲。大兄弟開了個估衣鋪，聞得很好。我想回去，手內又沒有錢。你兄弟在日，是東手來，西手去，不要說別的，單這一盞燈，一年就一千多吊，還有別樣花消，一家的澆裏呢。」

這兩個傻孩子賠飯賠衣裳，一月掙得幾個錢？昨日有兩個生人來打茶圍，他們就留他喝酒吃飯，吃了就走。麻子跟了他去，才開發了三吊錢，你想這買賣還作得作不得？想起來直臊死了人。」葉茂林道「如今事情也難，不比從前了，都是打算盤的。」

你看那家寓裡到晚沒有人來？就是空坐的多，吃酒的少。你方才說回南方的主意倒好，究竟是個婦道家，住在京裡，無親少故的，要支持這個門戶原也不容易。不如帶幾千兩銀子，與令弟開個大舖子，倒是個上策。」長慶媳婦笑道：「阿啣啣，你倒說得好！若有幾千銀子，我也不著急了。原是為的兩手空空，所以為難。我前日不是和琴言商量麼，我說我要靠你的了，你去對華公子說，可一月給我二百吊錢。他又說不能，也不敢去對他說。我說你既不能拿錢回來，難道將我吊在西風裡麼？況且華公子在他面上也沒花過什麼錢。我說你何不請個人去對他說，拿個三五千兩銀子來出了師，以後就由你怎樣。我有了這一總銀子，也可過得一世，自然不向你要養老送終了。他又支支吾吾的，沒有爽爽快快的一聲。」蕙芳道：「孀娘，果然要他出師麼？如今倒有個湊趣的人。今日原為著這件事來與孀娘商量。」長慶媳婦道：「是那一處人，現作什麼官？」蕙芳隨口說道：「是個知縣，是江南人，這個人甚好，就是不大有錢。前日見了琴言，很贊他，想他作兒子，所以肯替他出師。」

昨日與我們商量，若要花三五千兩，是花不起的，三千吊錢還可以打算。」長慶媳婦口裡「阿啣」了幾聲道：「三千吊錢就要出師！你想那琴言去年唱戲時，半年就得了整萬吊錢。如今與他出師，這個人就是他的，他倒幾個月就撈回本來。嘖，嘖，嘖！有這便宜的事情，我也去乾了。」茂林道：「嫂子不是這麼說。譬如還唱戲呢，原可以掙得出來。若賣去作兒子，是要攻書、上學、娶親，只有賠錢，那裡能掙錢？況且這個人是善人，成全了他也好。」長慶媳婦道：「我也不管什麼，只要他花得起錢，能依我的數，就教他來出師。」蕙芳道：「孀娘，你到底要多少錢，說個定數兒，我好去講，或是添得上來，添不上來，再說...」長慶媳婦道：「老老實實，是三千兩上好紋銀，我也肯了。他能不能？他若不能，我還候著華公子。他是個有名花錢的主兒，或者一萬八千都可以呢。不然還有徐老爺，他是愛他的，更好說話。我忙什麼！」蕙芳冷笑道：「孀娘但聽華公子的聲名，三千五百兩原不算什麼。但是華公子近來不甚喜歡他。非但不肯替他出師，只怕還要打發他出來。孀娘在外頭如何知道？我們是常到他府裡去的，如今是一間閒房給他住著，也不常使喚他。新年我們去叩歲，公子每人賞一個元寶，何以他倒沒有賞呢？那一日我見他箱裡，一總只得六□幾兩銀子，還是去年中秋節積到如今，才積得這點東西。那徐老爺近來不比從前，也有些煩了，況他與徐老爺終是冷冷的。徐老爺肯替他師，也早出了，不等到今日。除了這兩人，你想要二百吊錢一月，否則三千銀子出師，能不能？孀娘是明白人，難道近來在家一個多月了，還看不破他心事來？遇著這個機會，我們去說，叫他再添些。孀娘也看破些，與自己親兒子一樣，讓些下來，兩邊一湊也就成了。三千吊錢原少，二千銀子我可保得定的。」長慶媳婦道：「你來說，更要為顧著我，也不可丟了你們紅相公的身分。如今這麼樣罷，殺人一刀，騎馬一跑，要爽快。我雖是個梳頭裹腳的婦人，卻不喜歡疙疙瘩瘩。我讓二百兩，二千八百是不可少的。」茂林見他口風有些鬆了，對蕙芳道：「如今這麼樣，你去對那位老爺說，只算他照應了孤兒寡婦，行好事，也是陰德，叫他出二千四百銀。我們中間人不要他一個錢謝儀，都貼在正數內。慶嫂你不可不板住了，事體以速為妙。一二日成功了，也叫慶嫂爽快，他是直性人，作不得轉彎事。」長慶媳婦心內細想：「萬一華府打發出來，這孩子又強，不肯唱戲，也是不好。就是徐老爺，他心上人也多。不如應許了罷，二千四百兩，已有六千吊錢，也不算少了。」

主意已定，口中還說要添，經不得葉茂林這個老頭子，倒是一條軟麻繩，嫂子長，嫂子短，口甜心苦，把個長慶媳婦，像個蹩頭驢子似的，倒捆住了，只得應允。蕙芳道：「你倒擔承了，不知那邊花得起，花不起。若真湊不起來，倒叫孀娘見怪，空費了半天唇舌。」茂林笑道：「你倒膽小，就是他湊不上來，短了一千八百，你這個紅人兒替他張羅張羅，值什麼事？橫豎他也不至負你。」蕙芳道：「只好如此，且看緣法。」於是約定了明日早飯後就有回信，如成了，就送銀子來，並要這邊寫張字據給他。一番話，也講到三更天了。蕙芳便請長慶媳婦進內，他們還要到琴言處談談。長慶媳婦謝了一聲，先進去了，心裡想道：「姓蘇的這小雜種好不利害，二千四百兩，從三千吊錢添起，我若軟一點兒，就被他欺定了。內裡他倒想賺一注大錢。這般可惡！」自言自語的也就睡了。蕙芳與茂林到琴言房內，把事講定了的話與琴言說了，琴言甚是喜歡，只候明日就可跳出樊籠了。蕙芳與茂林也就回去。

明日一早，蕙芳就到怡園，子雲尚未過來。在次賢處等候，一連兩起的人，將子雲請了過來，說明此事。子雲也甚喜歡，就傳總管的，叫他去開了二千四百兩的一張銀票，格外又一張五□兩的，賞與茂林。蕙芳也不耽擱，急忙回去吃了飯，找了茂林，先將五□兩送了他，茂林感激不盡，即回到長慶媳婦家來。蕙芳說：「費了多少力，他才湊了一千九百兩，我代他借了五百兩，一總開了一張票子在此，請收了。」茂林就代寫了一張字據，與琴言收執。長慶媳婦見事成了，才備了幾個碟子請茂林、蕙芳，叫琴言陪了小酌。蕙芳道：「我吃過飯了，不消費心，葉先生請獨用罷。」即對琴言道：「你去收拾收拾，辭辭師父的靈，謝謝師娘的恩，就同我到那邊去，我再同你進城去謝華公子，也不宜遲了。」琴言依了他，帶回的東西也不多，叫人幫了那小使收拾捆紮停當。蕙芳叫人一擔挑了回家，又拿出□吊錢的票子，代琴言分賞眾人。琴言穿了衣帽，拜了師父的靈，倒也傷心哭了一會。又向師娘拜辭，長慶媳婦也著實傷心，掉了好些眼淚，又囑咐了幾句話。茂林見此光景，也無心飲酒，隨著出來。長慶媳婦直送到門口，琴言灑淚而別，回到蕙芳寓處。

明日，長慶媳婦謝了茂林一百吊錢，茂林倒也不想，已心滿意足的了。誰知琴言命中磨蠟頗多，雖出了師，忽又生出氣惱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